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文集卷四十一至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國均

欽定四庫全書

景文集卷四十一

宋 宋祁 撰

表

代參政謝賜神武祕略表

案晁氏讀書志神武祕略十卷係仁宗御撰

臣某等言今月六日中使至私第被聖旨賜臣等御製神武祕略一部者睿機研綜善志裁成包曩術以無遺訂祕書之不希叨恩有請拜貺為榮恭惟皇帝陛下錫

勇自天上謀靖國每戒危於忘戰乃圖備於有文編覽
緹油悉該韜略因兵家之四種彙以名章欲師律之萬
全授而為法並刊繁廣以便奉行無何備位之臣遽忝
發中之賜竊闕篇部粗見指歸乃知畏此簡書豫制軍
行之勝不學古法終貽天幸之嗤聖作惟精經謀有賴
誓納楹而傳遺或佔畢以詳求少探淵微罔孤褒錫

代謝進五箴獎諭表

案宋史馮元傳景祐三年上
金華五箴帝示詔褒答元字

道宗時為
侍讀學士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所進金華五箴并遂特賜詔書
獎諭者瞽言通諷竊抒夫危衷善聽作謀猥煩夫褒答
荷擇焉於乃聖赦斐然之所裁訓獎垂頒榮悻參處伏
念臣稟生輜蔽典學迂疎亨會相偕仕塗寢撫早緣佔
畢之伎久侍擁經之游天縱睿姿日躋茂德泰山盤鞏
無俟埃壘之增時雨沛流安施浸灌之力委蛇就綴拱
默窮年瑁瑁者佩璫之長尸官自審坎坎者河檀之伐
浮祿既多因綴講以偃休偶臨文而采獲以為千慮而

得固間至愚百官攸箴趣無闕政堯仁率俾有諉木之
求周道其興存庭燎之戒由是旁緣前誼紬繹費辭宣
之使言本由善治之及入告於內終謝斯猷之宜乃蒙
皇帝陛下綜成務之閒察邇言之陋貸夫淺謀諒乃樸
忠收為瑱之寸長乃均屏壁枉出緡之慈諭迴比日星
刻誦載周孤危知免誓雖從於九殞靡忘補於萬分

代謝起復表

危喘視陰方濱死所明恩變禮俾復近班荷言緯之惟

行隕涕縻而增感竊念臣早緣孤枝獲對顯時姑務易
農非期膺仕智殫簿領慮彼已之不濡力疲簡書亦食
焉而罔避寢階華劇特出愛憐有三釜以逮親誠一技
而足志比屬邇臣均逸宥府缺員猥蒙不次之恩超佐
惟幾之地果緣浮祿延致害盈鉅痛終天餘生觸地慈
襟垂軫賜布淳頒內迫方寸之危徑露匪莪之請見星
奔舍蓋有前規枕塊窮號願終哀紀之便文之營喻俟
微欲之矜從伏蒙皇帝陛下斷自睿謨召還故職且謂

孝存其大可得而移忠恩在所私不容於掩義本兵有
始墨之主比事無以家之辭訓勗載敦延殘何幸敢不
奉承異數澡雪至愚決其已涸之流煖以重燃之焰但
慮藥藥槁骨玷列辟之趨翔戚戚煩悵昧洪樞之關決
苟寸長之可詭庶再造以仰酬

代謝落起復并加上柱國食邑表

臣某言祥期甫畢詔諭垂頒俾改權恩並循吉制屬因
變禮之始仍推懋賞之榮省循於中悞報無寘竊念臣

出於羈縻是會亨先皇帝擢之下陳置在榮伍謂材
可育寢飾於朱丹忘駕之駕毋勤於驅策協華撫旦念
舊知人煩使而觀其能初無可紀高位以速其謗未始
越思乘天務之空員躡皇僚而備任適以親庭即世哀
曲纏憂棨棨總筵奄奄蒿息亟蒙慈覆敦敦窮生興被
經之疋殘責秉樞之密勿薄言無感罔獲家事之辭欲
報無追遂激忠臣之慕然而荒疚潛潰神明莫還處可
特昧其方彌綸弗亮於采所賴聖神親事丞弼克咸匪

汝為疵同底於治今者霜露云易燧穀載新偶延濫至
之期永畢禪安之紀乃伏蒙皇帝陛下推明至治惇序
彝倫俾夫誼有以斷而從中禮不得過而為辭託三年
之通制正一切之便文且軫危襟久嬰屯象特遷勲等
仍衍爰封蔚僵木以重春駭擥蓬而更肉蒙天之力但
仰於曲成揭日所餘盡期於上報刻心潛誓自口奚宣
代樞密院謝傳宣入伏後午正歸私第表

王人臨洎天誨垂頒仰荷推仁豁如解慍竊惟宥密之

署關決至繁蓋有朝夕之度非容燥暑之避而臣等猥
叨善任時奉詠咨蔭漢閣之高明居然清暑候羲躔之
中龔罔若探湯宜徇官箴仰遵日恪乃蒙皇帝陛下闡
垂裳之嘉治申蔭櫟之至慈尚以交會之辰臨隆為甚
稽不韋靜事之典變郭牙晚出之常俾便私居特為優
典君心省事務敦常簡之風臣道在勤是稱矜憐之賜
共期瘁盡以補涓分

代謝夏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賜臣某藥者星使俄臨天言誕布靈藥爰頒於上品微軀曷載於鴻慈捧受兢榮罔知裁處恭惟皇帝陛下曲回久照優寵外臣屬茲清暑之餘慮鮮攝生之術無甞丹劑普及藩方載加亭育之私併示便蕃之錫置榮懷而增祕奚疹癘之可虞誓罄涓埃上酬眷渥

代謝衣襖表

冬篇乘辰裘官著令疾馳使驛臨撫塞屯並頒齊筭之

良均挾吳綿之煖被躬且吉束帶有華伏惟皇帝陛下
至德誕敷深仁普愛念官師所以卒歲恐天下有受其
寒居泰軫窮當舒慮慘況淒其戒序必惻然動心特以
濱塞沍嚴持兵鞭露句傳溫詔緘褚紋袍爛然晝鮮煦
若春至矧部校什長賜各有差僻壘窮鄣悅而忘苦振
裾交抃聯襪相趨和氣暢肢顧折膠而何畏大恩壓已
憂稱服以為難有可仰酬不知輕隕

代昭文為飛蝗乞罷免第一表

臣聞變贊陰陽茂遂萬物宰相之職也銷伏災異効免三公朝廷之法也若夫得士乃昌始可以捍患匪人必黜是之謂應天應天者不取於浮言捍患者必挺於成效敢沿先事俯瀝危悰竊念臣材不逮羣慮非經遠偶階薄伐進服寵光乘時乏人備位當國所啟者故事既昧奉行莫急者朝章未能練達括囊自守既犯史官之譏俾民且迷庸孤師尹之望遂乃招致沴氣挺為乾災蝗螻放紛菽粟彫罄郡國所被千里而遙原田其咨何

恃不恐上貽焦勞之念垂布憫惻之音減膳深思側身
引咎並走羣望弗愛斯牲卓然至誠宜荷不應然而善
祥未得嘉頌弗興以臣策之其則不遠蓋由宰政乏効
愚慮奪明處可昧於大中總領乖於時當下民失職長
吏曠官便文自營多瘠罔詔茲謂不聽之罰則有介蟲
之妖臣叨相邦誰任其咎天監孔邇人言莫懲伏望皇
帝陛下責謨明之罔功暴殛弼之無狀顯效衆異俾解
上司賜之觴輪許就私里然後改求哲乂升備股肱導

迎太和振除後咎抑臣又聞春秋考異曰蝗者貪擾所
生京房占曰其救也舉有道置於位如臣待罪向涉再
期奉入不貲賜予相繼既見乎貪擾之應矣若陛下矜
照危迫回命峻良順時天工俾乂民極又合乎有道之
救矣如此則上帝悅豫崇迂無疆之休綿宇順穰普蒙
咸一之德感於旋日少慰愚衷得請為期所念靡極

代中書為飛蝗乞降官第一表

臣某等言恭聞應天之變誼不以文均國之憂理難賴

寵而况饑蝗雜會疵癘洊臻民殫見糧野乏青草任責躬之懼既無以萬方稽失政之原然本之四輔尚安有悔之地實愆同德之風輒祈降階少塞無狀竊念臣等器慚過遠慮匪及幾誤奉聰謀進叨弼直號令風采不足平章庶尹奔走先後無以感會萬幾一昨沴氣成災大田奪食孽蟲紛擾淋澍怨咨南撻江淮東薄齊魯吏雖火馳而重撫民且狼顧而易遷皇帝陛下至仁如傷睿志先定發倉氏以賑乏督輸粟之期募國人之毀家

濟蒙袂之困分遣詔使還定力農間復走四方之種祠
捨六祝之移過凜然馨治貫乎有神又謂修德莫如身
先於是減帷辟之常舉動民不取徒善於是損乃聖之
全名斷自至誠祇承天意臣等既微云補徒用具員亟
昧死以自陳願黜幽而賜罷陛下惜邦之體為下受愆
悉掩罔功俾還視事臣等重念動危辭位則淺於納忠
赦罪責成則銳乎修政遂相敕厲期獲靖嘉然以據廊
廟之甚崇假器名而見覲善祥靡答威怒未還尚容容

以自安寧昭昭之垂戒伏望陛下諒其至懇責以協恭
許臣四人降官一等明著變調之失俾圖消伏之方在
國典以甚宜冀人言之少息然後叶宣綿力徐叩大猷
計一得之微勞投萬分之深報援天於此得請為期

代乞自試表

臣某言臣聞能銘能賦古可為大夫自銜自媒士或譏
醜行然則被彌文之化咸欲露其中蘇赦大言之尤姑
議程乎豪俊敢訟茲誼俯導微衷竊念臣代系單平藝

能空閭曩由鄉品上預計偕親逢正字之明覆實攸司
之奏擢於寒目列在秀科禮局補郎方州從辟未操使
割舉迷從政之方不穡而禾坐費代耕之廩在寬闡教
惟疾是藏幸紆萬坐之刑入會三年之課斷溝枯木宜
絕齒於犧尊荒萊特苗豈望成夫嘉穀然臣自幼承學
逮長從師久剽緒風罔遷異物自恪勤於簿領頗廢志
於緹紉至於淘汰舊疑踐循雅俗促曲歌轅之末細辭
呻嗶之餘時著於篇未能自默譬之采綠且無襜用之

盈均乃鳴蛙奚助官私之地伏遇陛下順稽古制駿惠
先猷溢衡石以承書交公車而受奏稗家九百實俟從
容之求書錄千餘追復文章之盛鴻徽所鑠縣宇嚮風
矧惟孤臣久陶上教宜進陳於南闕答厚養於中阿竊
用連章具陳別錄表求自試敢邀過聽之私人不廢言
或竢聖謀之擇輕塵皇覽悅集深憂

代人乞出表

臣聞物勝於權則衡為之殆馬竭其力則御速於顛蓋

以器循量而易施材過求而難勉是以功名之際惟髦士可居強力之容匪暮年勝任將傾危懇敢援斯言竊念臣本以邱樊託於經術幸逢先烈超備從官服上教之彌文因至愚而取信出入丹禁無所建明履歷蕃宣蔑聞條教伏遇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奉承謨訓過聽空疎簡服在庭兼容如地雖百度之治咸使預聞每萬幾之餘常參勸講七周成歲訖乏寸長惟君知臣足以驗其無用惟國有典不可寔於黜幽且臣自知甚明內

省尤熟以一介之鄙賤丁千載之會昌邑戶餐錢非祿
之不厚高冠大佩非位之不崇同僚皆賢非志之不合
處奏多可非言之不從固當勉服攸箴謹修爾職答乃
聖之眷遇為斯文之寵光其如犬馬齒衰桑榆景薄中
年則病奪其壯晚節則務傷於神辨色立朝足居多於
跛倚書思記命目不辨於馬烏而臣頃自去秋願辭近
職上恩不聽寵渥就加逮僂俛以及茲且憊昏而益甚
事皆忘誤疾愈尪癯顧四體之已疲宜一辭而後止重

念臣之鄉籍世占鄆州既託粉榆薄營產利不勝首邱
之志願諧剖竹之行庶及餘年聊蘇疲瘵况前朝邢昺
本貫曹州亦自禁廬得臨鄉部臣今所請似有前規伏
望陛下念舊物之不可遺憫孤生之老且至特垂寬詔
俾守先廬諒亦大君進退之閑微臣止足之分萬無纖
介可貽累於至人一切便宜尚力思於卧治仰干睿鑒
伏俟嚴誅

代人陳情表

臣某言聞父之於子天性也親才而下無能君之於臣
善養也進賢而絀不肖蓋智昧於物必間乎有室之言
矧位浮於人曷遠乎為邦之典所宜知退敢用敷言竊
念臣先故芻微謀猷局隘神宗之啟英毅早玷采收真
聖之御寶圖繼膺進拔預聞外庭之議供奉層禁之中
申侯之取不疵本緣君愛隨何之儒既腐寧濟事公會
新廟之顧成啟長君之善繼伏遇皇太后陛下寵綏大
業慈護羣元參日慎之繁幾迓太平之至治俯矜無狀

之吏是為最舊之臣未忍遐遺更加進越勸華光之講
每踐禁規非倚相之能曷裨王度居多三陌以自勉庶
幾一得而上酬其如槁質早衰窮年多病舊疴每作請
告移旬賴天造之好生俾爾齡於未泯罔許乞其骸骨
姑復峻其寵章拱著寢隆害盈可畏臣逮茲歲晏愈覺
體疴鬚髮凋殘齒牙缺墮每書笏進對則泐泐忘遺或
聞雞夙興則泔泔昏眩膝搖多痺目銜有花習靜有若
於尸居強飯不知其肉味常慮先犬馬之一旦玷鵷鷺

之多儀孤繡宸之詳延煩霜毫之糾劾儻不知止人其
謂何重念臣家本力農世居汶上先疇咸在編戶未移
自東帶立朝去里之情彌結且小人懷土樂生之願茲
深迫此桑榆之期願諧符竹之請先朝成例故府可求
伏望皇太后陛下推憫怛之至慈憫幽憂之舊物謂少
盡其力則籍彼馳驅及老無能為則終之收恤特垂開
可俾即便安然後治將蕪之田為有歸之地勉茲殘喘
奉乃化條稽康之積損成衰儻諧養療漢人之不死而

活敢忘糜捐罄澀由衷仰希得請

又代陳情乞尋醫表

臣某言臣聞周家作誥首誠於瘵官漢氏著儀許從夫
移病蓋大君寬疾之念推至仁善養之風三最有聞乃
嘉其與告千石共治詎可以尸居迫此尪殘所宜引避
竊臣材姿么謏系代羈單乏典學以名家濫諸生而充
賦親逢乙覽遂中丙科屬家難之繼鍾逮龍躔之十改
一命尉乎南部載調掾於北軍當三輔浩穰之間森乎

條教會萬乘齋居之隙多所平反棘署尸丞之函僭賞
升佐鳳岐之郡政俄假印蜀之使符舉畏亂繩坐虞傷
錦伏值陛下丕承在旦渙號均禧擢於六尚之班隸乃
一王之局孰何貸責寢舍如地之容極陋揆能終費坎
檀之刺庇於大度及此再麾當江漢之方思得土風之
樂甚修方有序論報無階而臣屬自去秋寢嬰末疾卧
閣相繼握臂鮮棕髮從白而得衰目視朱而成碧步趨
興齊跛之誚沈痼均漳竄之嗟乃至束帶愆儀班春闕

政事委丞掾之決食失七節之滋每廢忘於臨文專幽
憂而玩日曠僚已甚竊祿何顏誠以臣荷寵至深謝生
無所身非稱服自速子臧之災少不如人矧迫田光之
老豈可机枯株之叢質叨細札以長人竊飽於太倉之
糧據貴於東方之騎汲黯之病甫力卧治莫能楚客之
魂久迷此招徒爾輒圖藏密以便養疴欲乞聖慈特聽
解所居官許令尋訪醫治伏望陛下曲成在念憫愛凝
懷俾得謝於中年且博詢於高手益調名劑丐永餘齡

仰恃生符苟煮蒿之未泯誓於死節罄精力而仰酬係戀無階震惶惟極

代鄭公乞外任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名不可倖取過實則浮人有以自知弗能斯止矧萬幾密勿任切於論思一介婆娑力窮於補報是用去位以儆瘵官仰恃至仁罄敷危訴伏念臣學非全古才不逮人擢始布衣寢陪書笏贊為名命之重入階局籍之華曾是拙艱懣於進取謀而三省常自勵於

爾躬猶不一為卒見憐於乃聖俾參天下之務因預幄中之籌試可固功輸年賜免已更之駕奚望於再駢方汲之淵何圖於續綆召從外守復貳繁機適屬邊保休寧調輶衰息民獲其所物以有年列辟交修日新於所治當宁親事天健而愈強因容具臣久忝高位俄使樞管遂正宰司光榮所崇位遇彌峻竊惟三公之責吏事安可冒居聖主而督愚臣不容無悔重以福基素狹年事日侵外則公言可虞內則宿疾時動而又一歲之內

二息云亡悲憂自中氣志俱耗安可尚聯袞職之貴分
揖槐庭之嚴身不自聊政於何有且烏飛者不宜上在
易有凶鵲懸而未嘗改反物為恠前鑒既爾來者謂何
伏望皇帝陛下念稟數之早竒憫匪材之難強許停重
柄回授近藩愛小器於未盈免其必覆乞槁骸於將殞
俾遂更生君臣之間終始為託投誠無隱須允為期

第二表

臣某言近露奏封願還重柄苦言無感善聽愈高戰慄

交中啟處無次臣孤生下品情學淺謀雖陶丈治之風
本無富貴之願睿聰過聽顯任益躋參大政者五年總
中樞者逾歲緣榮掩咎恃乃聖之兼容持短裨長驗不
能於已事更階人之遂正宰司臣亦知步蹇無以亟趨
器盈難乎多受棟而弗幹招可撓之譏斷且未工無不
傷之累尚依至治勉服攸箴然而官責未加私釁先及
悲憂耗氣疾疢乘衰卻顧百骸內外之攻非一仰惟三
接論思之任奈何況古有避賢非容冒處仕而知止乃

保克終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尸祿之已多矜臣稟祐之
初薄許停右弼退守列藩陰紓不衷之災顯避無庸之
謗況盛為衰倚譬朝暮之必然弔與賀偕殆門閭之相
望願紆慈惻垂亮孤危儻速解於衡機是得全於要領
委誠傾訴須命開俞

代石資政乞外任表

臣某言臣聞力止所勝是為知分任適其量乃無敗材
故上揆能以命官下揣已而受職有一異此誰不致顛

臣之危悼正本茲喻伏念臣稟生單繭賦性蠢冥曩在
弱中即沿仕牒太宗以舊臣之子籍寘朝闈真宗以斯
文之興引內儒閣間膺煩試因用稍遷寧無吝瑕訖賜
全獲伏遇皇帝陛下繼承在旦清明有初因料羣材并
收無似蓋十年不調方冀罷歸而三世為郎猥為上識
寢司書命冒入禁林式金之度無裨不稼之困奚取越
陪機政噴疎輿言果以非人亟蒙賜免尚緣跼屨之念
入塵華殿之資臣之親逢未見前比然臣薄祐有底賴

齡早侵今春以來卧疾尤數久蒙假急虧奉朝參臣非
不知寵難冒居病當劾去上還印綬退伏邱樊奈何聚
族苦多治生無素先產耗竭私帑單虛惟仰俸泉以辦
家事是以節為貧奪愚恃眷忘冒行鐘漏之餘苟圖溝
壑之濟洪私再造有忝無酬茲者羸瘵所乘趨走尤梗
屏居雖久公議必興欲望聖慈許臣知潁州一任為歸
老之漸既緣近輔且便汴流稍入足以亢宗僻左可以
藏疾儻蒙從欲是獲更生臣又聞出者以作守為優處

者以入朝為重事非相戾趣各有殊上皆詳觀物情非
遠如臣者結髮從政五十餘年未始一朝輕去雙闕今
焉昧死非曰孤恩直以迫知分之言畏敗材之辱秋葩
離榦理有適然老馬辭軒願非獲已伏望陛下好仁本
於觀德善始念乎受終開錫俞音就成素願委之卧理
敢自比於昔人勉乃奉揚尚力希於循吏抱誠至窘赴
訴不文玩日翹懷仰頌垂可

代陳州章相公乞致仕第一表

臣聞器有所極強之者必顛志有所安違之者將敗是故智士不窮量以邀受仁君無拂願以責功內顧危悚敢援茲喻伏以臣姿力駑下街略迂疎蒙幸中人之材待罪宰相之府寵與時進負隨日深謀謨弗良彫紊相踵羌夏有未纓之醜關陝多無聊之人荏盜跳梁篲苗煽結杼軸罄於編戶扞皮蠹於遠方上貽焦勞外譴謗誚咎不臣執罪將孰歸比者洊瀝肝膺願乞骸骨冀蒙不職之竄以贖安用之辜皇帝陛下包納荒遐親諭戒

敕須訖郊邱之享乃許印綬之還褒亮所加諄慈兼至
臣此時外迫大誼中忘至愚敢優游以自安輒惶恐而
視事然而智慮淺局年鬢頽侵短臂屈長袖之前疲足
困新羈之左覲然尸位脩又彌年所賴陛下以百姓為
心天下為度捨未爭而納戎帳之款捐滯積以撫遠左
之和克展上儀遂布鴻慶永惟橫目之庶方就覆盂之
安臣之及茲可謂天幸過此不止其如罪何雖大度之
見容在輿議之難遏抑又聞當退而進者悔必及宜黜

而用者傷必多高位乃身殃之媒厚祿為衆怨之舍借
令臣冒厥明戒苟留上司玷廟廊之儀型被史家之貶
戮死有餘咎仁弗忍為伏望察如丹之誠憐指景之暮
遂容納政早獲省私亦不必窮喋喋之言乃垂許可惜
齟齬之謹妨用俊良虔冀曰俞誓無但已

代南郊乞姪男恩澤表

臣某言伏覩七月五日御札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有
事於南郊者協華之盛茂擁於神祺拜貺之行親紆於

詔蹕始戒嚴而措事先誕告以揚庭發號崇朝均驩有
截臣某伏惟陛下嗣聲邁駿覃化淵泉躬夏后之勤邦
體商家之恤祀會先玉帛之至樂包天地之和紺席圓
壇講令芳於百物寒門治谷交肝鬻於萬靈善制允諧
先庚惟謹極承平之巨麗究卓越之盛容頑艷飲和肖
翹企澤而臣濫名郎舍繫籍京臺延望玉關之門阻從
甘泉之簿尚傾危款仰託至仁竊念臣有親姪某早習
義方粗親章句有年及室無祿代耕而臣終鮮銜悲亢

宗靡託惜其孤苦勵以進修不勝猶子之情願遂起家
之志庶及禮成之旦許推世及之恩伏望陛下閔臣以
服事四朝哀臣以年踰七十獨茲童孺久漏恩私儻參
一命之餘俾紹闔門之慶則臣少盡其力知有報於敝
帷死且猶生誓無忘於結草

景文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景文集卷四十二

宋 宋祁 撰

議

明堂路寢議

案歷代名臣奏議祁議禮諸奏皆係皇祐二年為侍讀學士時上

凡明堂路寢其名雖異其制一也昔神農氏祀於明堂有其蓋而無四方至黃帝謂明堂為合宮唐虞謂明堂為五府夏后氏謂明堂為世室商人謂路寢為重屋周

人謂五府為明堂黃帝合宮義猶唐虞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祭乎此夏后氏名世室者取世世不毀也商人名重屋者商于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之制故取名焉周人為明堂者以其明政教之法常于此堂也天子布十二月政令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若閏月則闔門左扉而施其政故于文王在門為閏又曰在國之陽居離之地有明義焉故謂之明堂夏之世室深蓋八大四尺廣十丈五尺匠人職所謂堂脩一者也基

高一尺夏氏堂上五室以法五行木室處東北火室處東南金室處西南水室處西北每室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土室處中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然五室居堂之上深六丈廣七丈又匠人職所謂堂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也有九階三面二階南面三階法陽數也五室有四戶八牕戶法四時牕法八節一堂者法地載五行云商人曰重屋者正寢也正寢則路寢也其制堂深五大六尺廣七丈二尺堂上亦為五室室方一丈六尺基

高三尺重屋四阿四阿者雷也周人明堂如寢廟法九尺為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基高一筵上亦五室室深廣二筵或曰宮益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或曰七里之郊鄭康成曰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漢馬宮曰夏后氏世室室顯于堂故命以室商人重屋屋顯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氏七十二尺云漢武帝始以公玉

帶所上黃帝時明堂圖作之汶上其圖中一殿四面無
壁以茅蓋通水水環室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
曰崑崙帝始祀太一五帝于上坐至後漢光武帝又營
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閤九室十二坐室四戶凡三十
六八牖凡七十二沿周制也晉議營明堂裴頠曰尊
祖配天其議明著廟宇之制禮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
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由是宋齊以後咸率
茲禮故宋作明堂止為大殿十二楹無古戶牖但文飾

雕畫而已梁仍宋制以中六楹安六天帝坐悉南向五人帝位阼階上堂後為小殿五楹為五佐室焉唐明皇帝始以東都乾元殿為明堂參用周法開元二十年以行享祖臣按明堂天子布政之所因得祀上帝者蓋以地非褻近可以交饗人神歟至三代彌文故制為戶牖有所法象所以尊大而神明之也要之在講禮事神布揚法度而已後之王者所以班大政朝羣臣何嘗無其所哉其謂之宣室謂之太極皆明堂比也沿革稱謂有

不同耳而諸儒限局聞見抱殘冊爭空言據已是之弊
見抗必信之實論以為一事一物不如古制則為非禮
推尊上古殆不可及然殊不知聖人便世制宜興至治
安天下通靈心雖無明堂猶無損于有道嫌于行禮者
也今之大慶則古之路寢即明堂也以之奉天以之布
政何不可耶國朝以來非朝會齋宿未嘗臨御故其棟
宇闕遽廷唐華敞與燕寢自不相連固非常幸褻近者
也今有請即為明堂于禮便甚

五室議

明堂所以有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
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無矩蒼曰靈府
鄭康成曰五府與周明堂同自夏以來五室之制不改
周家以木室在東北象木生于寅火室在東南象火生
于巳金室在西南象金起于申水室在西北象水起于
亥土室居中者象土總御五行寄治四方不專一隅之
義也其名木室曰青陽火室曰明堂土室曰太室金室

曰總章水室曰元堂青陽者言春之色與陽之氣明堂者夏為朱明是其體之明也太室者太大也土功最大餘行比之為小以其含容廣大也總章者總法也章明也至秋萬物已成光明潔鮮云元堂者元黑也冬殺為陰故取黑義秦更制九室其法不傳後漢之營明堂遂改周制張衡所謂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者或曰九室十二坐以象九州十二月宋營明堂止為十二大屋無戶牖之制齊從王儉議更複五室梁武帝欲有述作乃

下制與羣臣議曰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康成據援神契亦曰上圓下方曰八牖四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而九室之數未見其禮若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面南則背叶光紀面北則背赤熛怒東面西面又亦如之于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議五帝則是總議在郊之祭五帝則別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异以為月

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
室則于義誠闕制曰若如鄭義聽朔必在明堂于此則
人神混淆恭嚴之道有廢春秋云个居二大國之間此
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
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
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
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神既有別理無相干議遂
不能定天監十二年虞曠建言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

為高下脩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
遵此禮故張衡引度堂以建者也鄭康成以廟寢三制
既同俱應以九尺為度制曰可于是毀宋太極殿以其
材構明堂十二楹基准太廟以中央六楹安六座悉南
向由東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
五黑帝配帝總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又
為小殿五楹以為五佐室焉後周採三輔黃圖欲建九
室不能成隋牛里仁建言三代相沿咸有損益至于五室

確然不變大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廡所用
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謂十二月分在十二月
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康成亦言每月于其時
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唐
高宗與羣臣雜議以五室為宜故設昊天上帝于太室
中央南向配帝于東南西向青帝于木室西向赤帝于
火室北向黃帝于太室南戶之西北向白帝于金室東
向黑帝于水室南向其太昊炎帝軒轅少昊高辛之

坐各于五方帝之左內向差退勾芒祝融后土蓐收元
冥坐于明堂廷中各于其方俱內向故國朝從唐制儀
存通禮臣按古謂明堂為五府似五室之制權輿于此
上世圖籍淪闕不得摺紳先生所能道者又皆大較而
言不能纖細推處故夏周止云大享帝明堂不言帝別
一室後世諸儒推而合之分主五行遂設神位有其興
之莫可廢也然漢制本為九室薛綜曰堂後有九室所
以異周制云若然室在堂後不為享帝之位明矣故向

背之間梁武致疑筵几之度遠而難質今有司請以大
慶殿卽為明堂倣古宜今最為合禮周禮書曰清廟明
堂與路寢同制此其驗也其五室權以幔幄為之以明
六天五帝絕位于禮無嫌

規蔡邕明堂議

蔡邕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
也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東為青陽南為明堂
西為總章北為元堂中為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

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于其中以度制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萬象翼之教之所由生專受作之所自来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

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宗之奸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周清

廟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于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于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于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于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于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于魯太廟明堂魯之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

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大初篇曰天子旦
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夕入北學在中央曰太學
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
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
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帝孝經
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
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是是出西闈視
五國之事日闇出北闈視帝節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

闡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闡故
周官有門闡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
藝守王闡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
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
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天子至乃
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
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

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
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冬之月令祀百
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
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
曰祀先賢於四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以顯行國禮
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
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
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

地廣德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
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代商為俘
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太室辟
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
謂以訊馘首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
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孝經曰孝
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

太學故孝經合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合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其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闌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

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以象五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晉袁准著論非之曰明堂太廟太學三者事義不同各有所施而論者合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同之其失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創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又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

處其中非其類也禮記先儒曰明堂四面東西八丈南
北六丈與七廟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
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
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
周人立三代之學非立三代宗廟者也周養老於東膠
非三老也文王世子養老乞言于東序又皆於學也靈
臺以望氣清廟以訓儉既非一體安有宗廟之中而以
之燕射戲謔乎明堂在國之陽而宗廟在左又宗廟不

應在外也齊宣王問孟子曰可毀明堂乎若明堂是廟
豈容有此問哉諸儒言明堂各未有證蔡邕等遂言異
名同實方之北辰居所取其處中不移旁運三光非是
一物而備其體以悟人意耳臣按蔡邕為漢大儒當時
去聖人未遠然而以明堂清廟辟雍靈臺合為一物不
知何據寧其博見異藝有所迷乎將以獨識取高當世
也自孔子歿諸儒蜂奮或言魯禮或論周制或道夏商
家自為書決不相通又緯讖詭異附經造說誼無足據

而豈信其所疑是愚謂不可行而言是誣合誣與愚豈必有一焉宜為後人之嗤詆也故魏晉而下豈說不復施行

上帝五帝議

鄭康成以上天之神凡六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王肅曰昊天惟一神以五帝為次神而諸儒附鄭者多故據而為說云凡合祭五帝一歲有二祀龍見之月祭於南郊謂之大雩一也九月大饗於明堂宗祀

文王以配二也祭明堂者諸儒之言不同或說周家祭五天帝皆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五官神坐廷中以武王配號曰祖宗禮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者也施設神位準五行相向以為法威仰在卯西面燮怒在午北面樞紐在未北面招拒在酉東面汁光紀在子南面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高辛各在其位少退勾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皆在人帝下少後文王坐太皞之南位如主人武王少退或曰合祭之日五精之帝皆西面其牲

則天帝各一犢合用十牲文王之牲用太牢以詩我將
篇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
人帝各配一天為之主足為外神依止則文王汎配五
帝矣以不專配則所用牲得從盡物之享云漢武帝祠
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牲以太牢禮畢燎堂下晉武帝
初議明堂羣臣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
名有五其實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五郊改五精之
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位而已詔可時韓陽建言

古建明堂咸秩五帝無祭一天者帝下詔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攷之禮文不正其復之虞摯議以為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上帝即天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埽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

配以近考郊堂北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
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
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配五行故太
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高辛配水黃帝配土此五
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
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
前代相因莫之或廢前韓陽上書宜如舊祀五帝詔已
施用請改定新禮從之唐禮部尚書許敬宗議祠令新

禮並用鄭氏六天之說園丘祀昊天上帝大郊祀太微
感帝明堂祠太微五帝按鄭氏惟據讖緯以說六天皆
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其注月令周官以昊天
上帝為北辰曜魄寶注孝經明堂為太微五帝按易曰
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
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萇傳曰元氣浩大則稱昊天遠
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為體不入星例且天地各
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帝焉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非

其義起居舍人王仲邱又以貞觀禮季秋祀五帝明堂
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准孝經說先以為天是感
精之帝上帝即太微五帝且上帝之號本屬昊天周禮
王將旅上帝張甄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
言之上帝之於五帝自有差等不可混而為一鄭注孝
經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以避后稷孔
安國曰帝亦天也然則裡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
祀行之已久請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詔可

自是不改國朝因之臣按諸儒之說上帝及五帝紛然
不一王肅以為上帝即昊天鄭康成謂昊天為皇大帝
五帝為太微五帝王鄭二說既顯學者爭為執辨雖天
子亦不能果定其文然臣以為就經言之仲尼之意儻
可見也孝經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又曰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頌我
將篇曰祀文王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惟天其右之伊
嘏文王既右享之孝經言配天而後言上帝詩當言帝

右而云天右是天為上帝上帝為天互文以見義也天之所以為五帝者先儒之議多矣近大儒孫奭建言天雖一神以其至尊故有多名亦猶人君稱皇王后辟天王天子皇帝縣官臣民曰陛下史臣曰上服用曰乘輿出入曰車駕各隨德義而稱亦以至尊故也以天帝之神迭王五時故聖人制禮謂之五帝非五帝各一神也竊謂先儒不怪詩傳天有五名而獨怪帝有五號奭又以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

夏雩季秋享凡九惟至日其禮最大故稱曰昊天上帝
昊天者以體稱上帝者以德兼舉禮大故也其餘則否
至於大雩祈百穀之雨大享報百穀之成以五帝者有
生成之功祈報之禮闕一不可雖止一神並陳五位不
知神之於彼乎於此乎諷言如是其得也然而欲去昊
天上帝一位止設五帝臣以為禮有未然號昊天者以
其元氣魁然乘五行王氣普臨萬物因時顯功人強以
名故春曰青帝夏曰赤帝猶春為蒼天冬為上天耳唐

以來二家之說兼行故今享禮有六帝位雖然顛許於
彼於此而求之矣何獨是五而非六乎故兼存之則示
聖人尊天奉神不敢有所裁臆云

欽定四庫全書

景文集
卷四十二

景文集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景文集卷四十三

宋 宋祁 撰

議

配帝議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
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饗而郊冥祖契
而宗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

郊祖宗謂祭昊天于圜丘曰禘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
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虞氏以上尚德
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先後之
次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禮之
殺也諸儒據鄭此說由是推而廣之以明文武有俱配
之義臣按孝經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
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
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孔子著經以美周公者則自周以

上未有能以父之尊而進配上帝者也惟周公能之則
自商及虞安得祖而宗之之說耶禮記多出秦漢諸儒
之家鄭即據而為解以違孔經以未之思耳崔靈恩曰
五帝皆坐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神坐廷中
以武王配之或非之曰不然五宮之神生為上公死為
貴神其生也帝王之饗皆預升堂今為貴神獨坐于下
屈武王之尊下坐同之義為不允當謂合祭五帝明堂
惟有一祭五帝及神俱坐堂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

及神歟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二王同時並配故祭法所謂祖文王宗武王也祖始也宗尊也名祭為尊且始者明一祭之中有二義焉以始而言為合祭五帝于大雩之時為百穀祈歲功始求之義也以尊而言季秋之月得其成功尊而祀之以報其德明二王配祭既有此義故分為二名鄭康成所謂祖宗通言者謂稱祖不得無尊嚴之心言尊不得無始求之理而孝經及詩但云祀文王于明堂不云

武王者祖宗之祭其體同故舉一足以明不待兩見云
宗祀文王于明堂文王當言祖而云宗者亦通武王之
義漢武帝初嗣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以高皇帝對之
至明帝乃以光武配五帝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自是
歷章安而下不敢輒易齊明帝有事明堂有請以武帝
配謝曇濟曰按法禘郊祖宗竝列嚴祠鄭氏注義亦據
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左僕射王晏曰若用鄭說
祖宗通言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于二

今盛薦上帝允屬武考百代不改其文廟乎詔可唐太宗始以高祖配享明堂高宗又奉太宗配祀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建言永徽二年七月詔書奉太宗以遵嚴配時高祖當遷禮司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同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非明詔奉親之意謹按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伏尋詔意義在于此又尋漢魏晉宋歷代之禮無父子同配之義惟祭法稱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鄭康成謂祖宗者通言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尋鄭之意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祫配祀良為巨謬故王肅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者也審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得言宗祀也又曰武王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天子降位失君叙矣故春秋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知各一事非祖宗合祀于明堂矣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不足為

法武德時以元帝配于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
草禮奉高祖配明堂延世祖專配感帝有遞遷之典高
祖請配昊天上帝太宗請配明堂五帝從之垂拱元年
有司議嚴配之禮孔元義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
于配天明配之尊大者昊天是也請奉太宗高宗配天
上帝于園丘高祖配感帝于南郊昔宗祀文王于明堂
文王當云祖而云宗者通武王之義請太宗高宗配祭
于明堂沈伯儀曰有虞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夏后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伏尋嚴配之文于此最備德禮之序莫善于周禘嚳郊稷不聞于二主明堂宗祀周兼于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于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于尊嚴雖同兩祭終

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
宗也必若一神而兩祭為是則五祭十祠薦獻頻
繁實虧于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
竊尋貞觀永徽共尊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
以順古宜從周法高祖請配園丘方澤太宗請配
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等義按
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
今議者引祭法周頌孝經之文雖近古之嗣殊失

聖旨伏據見行禮高祖太宗今既配五祠當仍舊
無改高宗功烈無著豈祠配有別請亦配五祠于是
郊丘諸禮以三帝同配明皇帝開元十一年罷之國朝
太祖受命以宣祖配享明堂太宗始奉太祖配俄又以
宣祖配焉真宗復奉太祖聖上嗣位奉真宗配天以
正孝經嚴父之義臣按鄭氏以文武二王皆配明堂
其言非是據孝經止言嚴父配天周公其人也今以
周公言之則武王非父以成王言之則文王為祖二

理較然不待議而判矣齊唐以數帝皆配于經義
寧不戾耶

雜制議

王用四圭有邸者何象物之生也以璧為邸者取所生
之周匝也璽祀用之以祈百物大享用之以報成功示
無不用編之義天帝用犢者何貴誠也配享之牲與天
帝同以配尊而食不敢異其牲也幣各倣其器之色者
何青圭禮東方則青犢青幣赤璋禮南方則赤犢赤幣

黃琮禮黃帝則黃犢黃幣白琥禮西方則白犢白幣元璜禮北方則黑犢黑幣酒次酈終醑禮畢太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請如郊儀止用清酒一獻五帝本天不可求之于地二郊無黍肉禮請竝停陳制祀以太牢粢盛六飯𣶒羹果蔬備薦焉隋不建明堂祭于雩壇牲用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于青帝及太祖餘帝以有司助奠五官一獻而已古饗明堂無定月惟月令有季秋大饗帝鄭氏曰徧祭五帝也漢明帝祠正月章

帝祠二月魏明帝祠正月晉武帝祠三月宋孝武祠正月齊高帝祠七月至唐止用季秋國朝沿唐制用日據禮大饗不問卜前制用辛日取自新潔之義東晉孝武帝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祀后土後辛祀明堂制寓祭于園丘壇國朝因之唐貞元元年詔五方配帝上古哲王論善計功則朕德不類統天御極則朕位攸同而今祀文稱臣以祭無益誠恪有黷等威宜自今不復稱臣以正禮典按郊丘全用祀天之義天下之物無以稱德

故尚質明堂參有饗親之孝于人理差近故尚文歷代沿革或有義趣然禮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要在稱情立制以據大中觀開寶新典協古今之宜兼文質之常可行可遵胥會聖辰不其偉歟

升歌議

按虞書后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孔安國傳曰戛擊祝敵也球玉磬也搏拊韋為之此舜廟堂之樂又曰下管鼗鼓合止祝敵傳曰堂下樂也上下

合止樂各有祝敔故鳴球鐘簫各自互見此則舜時堂上之樂差多于今矣禮家之言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而不及其他詩稱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鄭司農謂堂上堂下之鐘磬與八音克諧也儀禮荷瑟升堂笙人立于階間亦其事也自唐以來凡祭天地則樂縣在壇下鐘磬從歌者位于壇上塤及匏竹立于壇下宮縣之上宗廟則縣在庭鐘磬從歌者位于堂匏竹等立于堂下殿庭朝會如之又據樂令節鼓歌工

琴瑟箏筑在上鐘磬笙和簫篪塤在下國朝大抵多遵唐舊法惟登歌之制若朝會則編鐘在殿上之右節鼓者一歌者四阮咸九絃琴七絃琴箏瑟筑者各二分列鐘磬之次土與匏竹三屬皆二工立于殿下園丘則悉坐壇上宗廟會同之儀咸有司攝事樂悉升階之儀初無著令乃諸工習常自為差降耳凡諸祭祀用樂者天子不親行止用登歌今列二圖以志前後沿革云

蠻夷利害議

案歷代名臣奏議此苗題作劉子係祁知成德軍時上

右臣竊聞用兵者不幸敵之亂而欲已之不可亂不畏
彼之侵而患所以來其侵也今聞契丹興端造隙欲敗
和誓外倚虛驕搖脅近邊不顧曲直惟利是視是謂貪
兵兵貪者亂此可乘而取之然陛下無良將邊鄙之臣
類皆才下又甲冑不完密弓弩不射遠行無馱幕出無
營壘馬乏精突士習饒惰外不能扞患內能為患此陛
下未有可冀敵之不能亂也邕溪之蠻最脆弱者今乃
離去巢窟畧地千里弄兵安行無一能拒蚩飛蠅營弩

而不散此官濫吏庸招其所以侵也事弊及此不振而張之不可謂謀謀之不臧使得遺禍不可謂國臣伏見陛下諸臣急則念治緩則偷安天下無事時見利害之小者則鄙之以為不足事及大利害則憚曰安可卒行又曰據今日之安亦未及于危小者鄙之大者難之遠者蔑之于是天下之事日損一日歲耗一歲經制不立紀綱頽陵陛下盛德四海晏然然無法而治不可以恃今幸二邊小警朝廷焦意寒心此而獻謀人意必向臣

請先舉二方言之今河北既分部署等路各有屬州是唐諸節度兵也然而未有都統以節進退臣請因建大帥以一之使部分各得其人則金鼓旗幟卒伍號令便當一稟于其帥綴鎧磨兵益養馬閱師而討之講求法度朝廷密詔以敵入某處以某部署軍當之某路以師援某所以糧濟咨大帥而聽命焉擊首尾應擊尾首應犄角屈伸包裹彌縫明立賞罰閩外之務不從中制此所謂不可亂也不亂則陛下可用而勝彼之亂也嶺南

外區瘴癘薰蒸北方戍人夏秋往者九死一在多發兵
則糧乏少發則事不集急責功則蠻獠遁逃不肯出緩
則復來擾人是宜有以制之也今聞發北方兵踰萬人
已戍嶺外下濕上蒸病死必多料羣蠻勢不久屯擊之
必散臣謂不如選一二健將歲纔留北兵五千人分屯
要害處得善吏十數人完治諸州募土人為鄉軍復其
租調視州大小戶多少為之數統以部伍教以進退習
以彼所長技與相追逐率百人給北兵三十以勁弩利

兵佐之冬春則使深入擾其居夏秋則使謹守防其畧
彼雖能誘納中國亡命要之食盡必出鹵掠若其來也
一大斬獲則終身瘡矣我威已立然後可議招來與之
盟則固許之臣則久遠期五年近止三年南方無事矣
臣竊恐有司苟且復仍舊弊多留客兵自取死亡又不
先以威而務招懷不為遠圖而求近效故雖盟必違雖
臣必叛夫前日之失已不可追自今之利便當審料恐
諸將功成之後議者泰然遂便因循授吏鹵莽設防不

為陛下議長久計雖一賊死而百賊生故臣曰彼侵不足畏患所以來其侵也臣愚陋不識禁忌惟陛下裁赦用之

馳道議

臣伏見宣德門前御道南至天漢橋久來設柵禁止行人頒立條制許近上臣僚于道上行馬近覩御史臺禮院重更定奪應出節者為近上臣僚竊謂宣德門比周之外朝朱雀門是唐之皇城中有御路號天子馳道

凡在臣庶不合得行漢制皇太子尚不敢擅絕馳道蓋
尊君卑臣上下有體故也今朝廷制度簡于漢唐京都
御路止此一處臣欲今自宣德門至朱雀門外朝之地
皇城之內表其中街以為馳道應臣庶車馬竝禁往來
惟隨從乘輿不在禁限議者或謂契丹人使已曾許馳
道行馬難于改作臣謂天子制度臣子共當崇戴彼之
使臣亦陛下之臣也設令彼有疑問則令主客者具以
實對質之事體無所妨礙乞再下有司詳定取進止

論養牧馬使臣議

臣伏見提舉監牧使臣例各愚悞不任職事其于牧養之法全不經心國家因循太平之政又無的確賞罰遂使日朘月削凌夷至此臣欲乞河北諸監每監判官一員並兩制以上奉京朝官有材幹者以三年為一任每監使臣十人人主馬千匹並一歲中定分數登耗為賞罰之法任滿許升降差遣

案此似非全篇但無別本可校姑附于此

劾李孝友議

案歷代名臣奏議此首題作劄子

劍州司理參軍李孝友陳首冒用鄉貫因此及第法寺
斷從自首原免許行改正臣伏詳李孝友身為儒士業
習詩書宜于大義畧有知識今試冒貫三代明認虔州
錄事參軍李徹為父改易名字苟求薦論按春秋時婦
人尚知曰父一而已而孝友見利忘義首亂大倫棄已
死之親事假立之父親疎交亂昭穆外移且不恭其親
而恭他人謂之悖禮况自犯名教畧無畏慚此而可容
誰不可赦伏望朝廷據其狂悖投竄遠方便終身不得

更玷仕籍敦誠偷薄各識義方取進止

贈尚書右僕射孫奭諡議

案此篇永樂大典缺載今依文翰類選錄補宋

文鑑作孫奭
宣公諡議

博士宋祁議曰僕射清明莊重體柔而用健揚和吸精
儲為英華在布衣韋帶有深沉不器之韻緩玦彈冠賓
于王門是時宋興四十餘歲天子上文嚮學開太平之
原新擢髦士充布臺閣而未有卓然以儒名家僕射由
經生博貫前載乃以詩之多識書之致遠易之肆而隱

春秋之婉而微禮之肅雍樂之易良參勸講授為薦紳
倡始執據聖道淘汰羣疑斗杓所建遂成寒暑珎璜所
觸自然宮徵歷官上庠居為時宗既而籍內禁閤踐諫
省駁曹之任入進其說出詭其辭批鱗罔憚職袞無關
在蹇王臣匪躬在說命朝夕納誨惟僕射舉之愛莫助
之屬今上濬明厥初物色舊老實膺丹書之問進對華
光之塗用階告猷式克躋聖桓榮稽古寬中眇論惟僕
射有之是以似之及宸幄歸道安車稅駕天文褒餞士

倫嗟悵俾耆而父以致元身大君廢朝行路相弔賻布
所須一出長府密章加等昭飾下泉信乎令終之高顯
大雅之明哲矣謹按諡法體和居中善問周達曰宣僕
射處躬彌冲在醜忘競不居物累不為盜憎其讓如范
宣其快如子孺能體和矣內治家事外施邦政接士無
貌言祝神無媿辭協用通介時其進退能居中矣行成
束修節貫華皓終以碩望顯升師臣其所薦士皆足經
哲秉猷敷賁皇極遜遠時譽常如不及以年得謝享考

終之福生平素守鮮如晨葩信善問矣建白紬次百餘
篇傳經見義質聖行遠藏于冊府副在家楹推明則董
仲舒博洽則劉向其周達矣節惠知行請謚曰宣謹議

論

論文帝不能用頗牧

昔漢文帝嘗嘆廉頗李牧之為人也曰吾獨不得頗牧
時為吾將何憂匈奴哉馮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
能用也于時匈奴新入朝那北地殺畧尤衆邊郡之士

蕭然苦兵民屋云騷帝意彌屬卒復問曰公何知吾不
能用也唐因具道古之遣將也閫以內天子制之閫以
外將軍制之號令賞罰不從中復今陛下罰太重賞太
輕雖得頗牧無能為矣帝說其言以為中尉原夫漢承
孤秦之敝民厭六國之亂戰力既屈衣食未植是時漢
興四十餘歲矣瘡傷甫起歌吟僅息遭冒頓之強運席
平城之衰氣厚幣以懷之和親以導之彼猶不悛乘我
未備虜劉我民庶蕩搖我邊疆中國之民發軔相繼而

文帝鑒寐良將諮諏羣議思得大扞民患一當單于者
斯正聖人銳志求治之秋也夫不憂患則慮不深不激
切則言不行故馮唐之言頗牧之事將以感悟明主奮
發至治也夫以文帝之聖寬而御下德而化人紬繹優
游忠利懽怛天下之吏責成于理高祖舊臣相繼而相
而唐豈不知之是使頗牧生乎其時我知其必能用矣
夫用之不盡其效則如不用思之不求其人則如勿思
周書曰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此唐

所以激勵其治底慎其終成其求人之心摩其將怠之志幾微之兆見乎此矣使死者可作豈不念唐言而委任責成哉凡人臣高論萬乘之前激昂當世之事稱古之成必使覓乎若不及誠今之亂必使瞿然如將至然後可以動容于主上成績于百辟若唐之論夫豈遠哉噫雖然唐之論兵惜其不極于王道而終入于戰國也若稱古之遣將既盡矣吾謂當遂推召伯方虎之佐以成其義不當近取頗牧媮合苟勝之計也且文帝繼暴

亂之末敦清淨之風較其資材不下成康豈宜復以縱橫之說引喻之哉且文帝之世單于五犯中國帝但遣將出兵盡境而退此可知帝之不樂窮追極戰弔禍傷民也故揖將軍于細柳屈己以尊亞夫歎李廣之能戰惜其不過高祖仁者不務戰勝而好自修也明矣馮公之言得無微過乎

蕭望之論

予嘗論望之之為人也始以經術論議有餘引是非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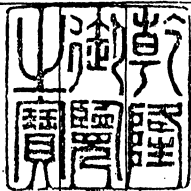
大體據位持重有直質而無流心身為儒宗臨大節而不可奪信乎中興之名臣已然或取名而忌其上慕古而不適事顯已而果于用辨好任而罔能擇人斯亦賢人有所蔽乎春秋不舍許世子之罪世子賢者也君子因可責而責之所以昭判淑慝使後之亂臣賊子無所旁緣以竄其惡曉然知功罪之不得相掩故予竊用論云當地節之初西羌內叛軍興穀貴裁足相給于是張敞建言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

皆得入穀贖罪務實遘郡其于橫斂可謂上術矣望之
乃援堯桀義利之分天漢盜賊之驗引古自高沮其實
效苟以謀不出己快私任情韓延壽治東郡為天下最
代望之為左馮翊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
言者名出望之遠甚然望之因令御史按問延壽在東
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亦校望之放廩犧錢百萬
于時望之得君由是上不直延壽窮竟所考望之卒以
延壽修治車甲三百萬僭上不道以棄市論此則取名

忌上之一驗馮奉世奉使西域于時莎車殺漢使奴諸
國謀降匈奴奉世策其雄張則西域非復漢有遂節諭
諸國發兵誅之威震西海大宛請服可謂敵王所愾厭
難未萌矣宣帝美其功議欲封之望之建白以矯制違
命不可為法開後奉使者為國生事奉世用是不得封
耿壽昌奏言糴穀三輔省關東漕卒三萬人令邊郡皆
築倉貯穀賤則增價而糴貴則抑價而糶權節其用名
曰常平望之知其得幸于上不能無少望復言壽昌習

于商工分銖之事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民果使之
此慕古不適事之二驗張敞既為京兆朝廷大議白處
便宜公卿皆服與望之于定國相善元帝即位或言敞
名臣宜傳輔太子望之以敞任治煩亂非師傅器迺罷
之知丙吉長者上所素重因劾言三公非人評裁隱切
亦已過甚此則顯已用辯之三驗孝元之世望之數宴
見陳治亂惡石顯之傾仄而漏其幾誤鄭朋之誦誑而
納其說終之君臣間隙為便嬖堅合而軋之此則好任

不擇人之四驗孟堅稱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近古社稷
臣也斯可尚矣若前之四驗寧所望于蕭傅乎君子是
以知材全之難



景文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文集卷四十六

四至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國均

欽定四庫全書

景文集卷四十四

宋 宋祁 撰

論

和戎論

客問主人曰蓋聞王者受命繼天作主盡日月之所照
以為臣妾極霜露之所墜以通文軫內撫諸夏外威四
夷蕩無能名尊無與上負固不賓者抗大順以肅之恃

險與馬者誓六師以夷之上以取侔賢比崇之勲下以
定深根固蒂之業此堯舜所以稽古商周所以播憲九
伐所以作六籍所以書萬古之同風百王之不易者也
今大宋奄承駿命光有中區敷至仁高蹈乎帝堯篤洪
伐茂對于天下自武祖立極文宗拓統承五代之殘殺
屬九州之屠裂孱王偽帝分據州郡恃險多游魂之敵
當陽有和我之義綈帛之錫委屬于金微歲時之饋相
望于絕漠寬以愿法若奉驕于意者殆非聖皇所以操

絕瑞垂無窮之意乎夫率鳥舉之民不足當一縣之衆
驅烏合之卒不能抗八陣之師而執事者不以此時長
驅而深入係弱而累老躡冒頓之落塞翕侯之旗方且
規規然詢樂成之近議舍慮始之遠謀識一勞之淺害
忘久逸之深利此賈生所以請屬國終軍所以求長纓
也蒙竊惑焉主人喟然歎曰客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
見其內不識其外也夫持夕死之類與論春秋之變則
極矣從尺澤之鯢而謀江海之深則乖矣僕常惡聞其

說今為子揚推而陳之夫天生五材民之經用守在四夷君之善教兵者凶器可戢而不可玩爭者末節可遏而不可召故善師謂之不陳至仁所以無敵子貢足食以去兵為先楚王還師以禁暴為德先諸夏而後夷狄限于中外也修文德以來遠人賤夫爭戰也故聖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而後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不為討其君除其害救之塗炭馭之仁壽而已故七旬所以格後子所以怨三舍所以降一戎所以定此聖人所以

用兵畧也夫匈奴之患為日久矣虞書有獯夏之誡禹
謨著即叙之戎以高宗之明不能息鬼方三年之後以
宣王之盛不能休太原六月之師高祖困白登之圍孝
文警灞上之戍斯皆當鴻鈞之代困侵畧之暴驚遣抗
士烽舉而燧燔飛芻輓粟雲屬而波委以至甘辭重幣
命奉春而和親撫髀擊節思李牧以為將此皆窮極發
憤計深慮遠之謀也是知可以德服不可以兵碎在乎
嚴備不在乎深入且匈奴無城郭之守廩庾之備羶肉

酪漿以適口革筍木薦以便體桀鰲相尚遽徙無常厲折膠之威騁新羈之足蒙犯無鞭瘡之疾勝敗無讓救之援輕齋而入則師不宿飽轉粟而前則重不及事得其地幽陰慘殺不可以播殖輦其財荷旃被毳不足以祭祀并其衆被髮左衽不足以使令糜敝中國以奉絕域非惻隱之仁血戰不解勝敗參半非定功之武且秦皇藉破縱之勢舉推鋒之師東轉琅琊之粟北收河南之地及其末也天下愁怨民不聊生于是乎始有陳勝

之亂漢武據數世之憤矯前代之議築朔方以毀左臂
通烏孫以裂右肩及其末也府庫殫竭貳師外叛于是
乎始罷輪臺之卒由是觀之力非不足士非不勇其勢
然也則李斯謂之非完計嚴尤稱其得下策不其然乎
是故聖人知亟戰之勞民則懷之以恩信慮內侵之為
患則嚴之以亭障來朝也不徵其玉帛請和也厚結以
盟誓入而寇也禦之以整引而去也縱而不追春秋賜
以奇贏之帛關市通其貿遷之貨汎惠以撫之畜力以

待之然後可得而制也今子乃欲舍盛際而論與德徼
小利而階宿禍亦已謬矣且往年單于有南牧之志上
聖奮濯征之旅輕車突騎布于寶域擒俘斬馘獻于行在
旬日之內戎醜大殲當此之時六羸之君賢王之師
震怖相視觀譯狎至咸願移珍款塞息軍旅之事放牛
牧馬結兄弟之國尺奏既入諸帥會議多以為敵衆既
壞歸路且絕內無抄畧之獲外無求應之援屢挫其銳
罔有關心計者不若陽許之和且懈其志然後陰詔環

衛之士勒兵堅壁與之上下又命沿邊之郡乘高守險
掠其輜重命一上將躬率銳旅以當其中如是則不數
日單于之頭可致于麾下矣惟天子當觀昭曠罷退衆
說以為獲而殺之非勝殘之道遷而處之非順物之性
搏之于敗非勇許之而背非信一動而四失附何為而
可哉乃大賚其衆厚答其意漏以吞舟之網結以刑馬
之盟自是以來朔野之民息肩于奔命龍廷之蓋厥角
而請朝由斯以諉則來而拒之成湯之甚武也拒而勝

之文王之三捷也服而舍之唐堯之至仁也撫而安之
宣帝之重威也按六經而校德歷列辟而論功聲名之
盛殊尤之伐未有若斯者也傳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宋德可謂當之矣客曰有
若是言也且小雅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春秋美九州
共貫六合同風爰自晉室召戎伊川被髮種落既盛干
戈日尋侵伐我邊疆憑凌我畿甸是使先王桑梓為甌
脫之區離石將兵亂可封之俗至于皇朝誕命疏俗來

廷而匈奴尚竊據幽都首鼠北鄙先帝念遺黎之困承
戰國之餘姑務救寧未遑弔伐洎我后撫期御歷柔遠
懷邇財力雄富朝廷淑清躬行節儉垂二十載禁錢流
出倉箱紅腐介士拳勇神兵犀利坐籌之相決勝于內
注意之將分命諸外加以天休地寶霧集山委古人有
言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是宜挾符瑞之感并賢能之
力大啓土宇以成先志圖上方畧克復內地斯必取之
術也又何疑焉主人曰甚矣客之不知言也夫公劉避

狄人而去國周德不以衰孝元棄朱崖而罷戍漢道于是顯貪外虛內君房之格言費十愛一子雲之深誠況乎蕪絕之域瀉鹵之地黠敵之所處共工之所流得其域不以益廣失其衆不足損威且政莫大于安民禍莫大于從欲今不忍涓涓之憤而蹶元元之衆擠之幽冥之域以攘尺寸之地嫁從欲之禍隳安民之政歲月不拔師人流離則禍可勝道哉故曰仁言不如仁聲之深也地利不如人和之愈也古者不居之地不牧之民靡

與受朔安足煩中國是以侯甸要荒限遠邇之宜義應
貪驕戒兵革之舉過此以往聖人所不諭矣方今宏大
之化安若覆盂密清之風高邁垂策今子乃欲秉飀然
之成議角無用之虛文勞四海之富復一州之地亦以
福矣且子徒惜匈奴之獲我幣帛曾不知懷其部落使
遠徙漠北徒見匈奴之竊我土地曾不知羈其王侯使
自致闕下謂符瑞之可恃曾不知安必慮危謂將帥之
可用曾不知師曲為老言未卒客降服而謝曰鄙人黔

淺泥于聞見牽膠言而踰侈歷執古之醇聽而今而後
乃知聖人之事業非匹夫之所知也

禦戎論

并表 案歷代名臣
奏議係至和二年進

臣于皇祐四年秋七月待罪成德軍五年二月改定武
軍皆兼本路安撫部署兩司此河北極選賢士大夫日
夜所望立功名者也臣某誠恐誠懼頓首稽首臣不肖
少服儒業幸得秉筆代天子制令奉職弗稱遂用外遷
迺蒙皇帝陛下擢自疎冗付以劇使俾專一面護諸將

責重體雄日靡遑寧出入三年無毫髮之報竊以持兵
擁甲野戰乘城皆非臣所能勉加體力早衰年向六十
謀不逮遠識不先事姑奉陛下經武之畧赧然汗發于
背然所至詢疆場事所以制敵大畧目見耳聞參以一
得輒次為禦戎論七篇其語不文以便事也弗泥于古
從權宜也直取今日利害決為可行也不足示後時異
則計有所不用也伏以中書樞密院皆忠力大臣謀謨
闕深奉承聖算明燭萬里物無遁情臣今所上乃廊廟

殘計策牘弃語猶敢冒昧上陳者欲明邊臣思不出職
亦上佐朝聽芻蕘千慮之冀也干冒宸覽臣無任愧羞
戰慄之至其論謹附表投獻以聞臣某誠恐誠懼頓首
頓首謹言

篇之一

客問臣子為陛下守中山直契丹西鄙天下精兵處敵
敢引弓南面射最先薄戰自先帝咸平以來常以重將
臨統子今出入三年頗知敵情偽乎臣應曰太守本諸

生朝廷不知其愚使護諸屯未嘗履軍陷陣又無橫縱之辨王霸之術烏能論敵乎雖然傳曰知彼知己太守誠不肖粗能舉其凡客曰願子無讓請以今事言之竊聞西夏與契丹解仇申約復為甥舅信乎臣曰契丹使一介叩朝廷言夏人臣順事驅馬羊紬有司果信矣然則兩敵合而無隙彼將連衡以擾二邊奈何臣曰合則有之隙未平也契丹地大兵衆而猥羗地狹卒寡而精以大臨狹則弗獲已而合以精抗猥何敢安受其臣哉

且契丹與夏戰一不勝殺卒二萬餘北主僅自脫築威
武金蕭等城跨河而守者五年矣訖無尺寸功是北窮
于侵而西倦守矣故卑辭厚幣以休兵甲之勞思弭隙
而連和以軋吾境抄刼係累各飽其私安得不合臣曰
不然如客所謂茲易與耳國家歲棄金帛五十萬與契
丹以五萬與西夏彼有背盟為不臣者我幣五十萬
固不出境若陰以十萬許羌人赦其罪以攜之彼必與
中國合還兵而抗契丹契丹失西援且不敢前我又陰

許還契丹三十萬與之平則二敵之仇結不解矣朝廷
安視其禍以虛饋掾二國重輕何所患哉客曰羌人自
元昊以來勢始張國徧而兵寡雖與合恐不足為重輕
對曰不然元昊善用兵其左右皆賢故數亂西陲未嘗
少衄焉雖挾勝而不敢不來臣知事大之體也既父子
戕死而諸酋扶孀姬抱嬰雛南面而朝人惕息相與守
舊君法無違德南抗中國東支契丹養馬按兵自如四
鄰不敢欺中國有年無疾疫死亡意者天假之幸是且

將興烏得不為重輕哉

篇之二

客曰子謂契丹與古孰強臣曰耶律一姓王二百年今其衰也歟客曰彼兼奚黑水高麗達靼新羅數十國薄海而東南包燕薊肥腴之地與中國爭長六十年今又得西夏而臣之何云衰耶臣曰客詫其表不責其裏請為客道所聞敵主懦庸其弟悍剽好戰本許傳國故盡以奚契丹兵屬之敵主有子且長更為王以燕薊華人

屬之然其弟常右蕃卑漢數請犯中國子常佐漢願與中國和故敵主依違不能有所決華人之輔政者皆附主與子蕃長之當國者附其弟是一軀裂為二支禍難待時作耳有如君長一日病死其弟即位愛子能相下為君臣乎能為君臣無疑忌乎華蕃大臣能合而不限乎內不能定必大誅殺安得不亂亂必有黨黨必爭爭未必有能國也彼高麗達旦等苦為契丹屬久矣誅求無時調發無度一旦契丹亂彼將蜩毛而奮自王其國

且何恃而强又和我以來北人習見朝廷袍笏之美百
官之富有果餼膠炙淪甘珍衣服器彛薰澤光鮮皆委
氈毳厭血食慕為華風時時道詩書語竊問儒者禮樂
等事爭貨紬綃纖縵之麗橙茗辛馥之奇以相夸尚此
賈誼所謂五餌壞其耳目腹心者也客曰五餌等語班
固詆以為疎子何據之臣曰然誼于治體深故其言與
其事久而效固俗儒也見誼不為文帝用便以誼為空
言固則陋矣且自古北人所以强中國者隨水草無常

居耐霜雪以鞍馬為家此其勝邑居城郭也射狐鹿兔
麋飲其血服其皮脯肉而糗之此其勝耕斂困康也喜
相羣怒相殺殺人者取償而止有罪即誅凡召發傳一
箭哄然皆集此其勝文檄簿領也生能挽弓傳矢帶刀
劍懦妻弱子皆習熟此其勝營伍教督也不事制度文
物君臣竝肱而踞情一而志通此其勝禮文親踈嫌疑
等差也今則不然反殺而強仁反戰而崇和棄乳酪甘
饗熟美衣食酣聲樂所以勝中國之具者一切喪矣是

耳目腹心壞而不完徒操虛強以搖中國太守知其無能為也

篇之三

客曰景德時契丹數侵河北我諸將謀必敗戰必走何耶敵既負勝由是鼓而前破五六城突魏觸澶躩踞無所畏子識所以然乎臣曰識之中國失虎北之隘自幽而南地如衽席然何承矩始畜陂障建屯田塍而畦之限敵馳突然東不盡海西薄常山數百里輒止外無所

阨敵敵常埽穹廬而來厲壯馬走平地以大衆加中國
其時也馬適肥士適飽人人貪抄刼之利氣適無前我
諸將常迎其銳薄之又以寡抗衆故彼常勝吾常負失
所以制敵之術也曰然則何不待其氣弱而後戰臣曰
得已而然哉夫大將在外必有責臣監軍貴臣見敵至
不課彼已強弱不待便利促其將使鬪鬪而敗閉壘不
敢出矣然後敵以數萬騎綴廣信安肅二軍嬰保州則
定武僅能自守敵精兵獵瀛冀犯深趙瀛冀自不支其

穿西山而出者繞鎮右行鎮兵雖急戰不能禁其入由是蹂邢躪洺而睥睨瀘魏矣客曰策安出臣曰在擇將以閫外事付之夫任一則權不分故外不見脅于中上不見掣于下值隙而後攻逢利而後為可而奮不可而止避其銳間其情邀其歸厭其所不能無促以功則功易成無必其期則戰易勝此亦一端也客曰未也請衍而申之臣曰敵之來因糧于我間景德時大敵固營不動而游騎四出發害竇畧馬牛係老弱刼樵採旦而出

夕而內之軍中仰以濟師當此時諸將熟視不出一卒以乘其敝由是肆然燔室廬殘邑聚逮于講和河北為空此一失也又詔書勅諸將逐敵無深入及境則止故敵勝則驅而進不勝則不畏追而退塞外之人按堵而吾鄙不聊生矣此再失也夫敵人惟勁鏃遺臂長刀箠脅乃怖耳當抄騎之出我若以邊人邏士邀之或膠其左或尾其右蔽林伏垠掩所不防但令無所獲而走不過五日七日衆飢師老矣以吾飽乘彼飢何攻不破何

擊不北耶敵之入塞掠吾老弱畜產若干我伺其便以
五六月馬瘦弓弛之時勒偏將出塞虜其部屬牛羊亦
若干相當即止敵所恃以為富者特幽薊耳彼能殘我
河北吾一支病也我能殘其幽薊彼一軀廢也若是則
敵懲艾計較必不敢輕入矣漢武帝使衛青霍去病深
入廩闢斬匈奴首級最凡十四萬而已北狄遂衰此驗
在前可質也故曰不殺不怖不傷不刈不得其當不止
此上術也客曰太守計雖審然與嚴尤班固之說戾而

不合何哉尤之言曰周秦漢三家征匈奴未有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又言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故天下稱明固之言曰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此聖王制禦蠻夷之常道也臣對曰尤固皆中人俗儒不足與論天下計彼特得皮忘髓齧胥脰而未知雋腴也唐牛僧儒嘗詆尤以為御戎無上策秦為無策非是世謂知言夫禦戎無上策必以強武服之所謂武未有不殺而能威之以武

秦漢是已然秦與漢自以他失為後世譏病于計匈奴
不為無功尤盛贊宣王以及境則止為明非也宣王興
厲王之後奮衰氣逐強敵威不能加于狄故及境而止
詩人姑美其能中興不美不追賊也易稱高宗伐鬼方
三年克之伐而克非不伐章章矣故曰來則懲而禦去
則備而守殊可嗤怪必如所言是兵常在邊而弛甲無
期矣故曰尤不足與論天下計

篇之四

客曰敵之來常因吾糧故朝廷以清野困之常獵吾民故堅壁挫之今日北邊高城濬池樓櫓堅密比景德有加焉一日契丹送腰領其可以制敵乎對曰能捍敵未足以制敵也吾野雖清吾壁雖堅若鎮定兵不出敵猶敢負戎馬足直馳深入擣虛而奪人氣也曰然則奈何曰敵之中軍其大渠常自將我若使鎮定兵從之與相上下吾常環車固壘出輕騎擾其餉擊其鈔夜譟其營彼求戰不得攻不能下掠無所獲大衆老而懼吾因其

懼而舉薄之無不勝矣前日敵人犯定軍夾唐河以陣
彼不能勝因舍定攻瀛破其外郭又不能克乃直走瀟
淵是時定軍尚未出也由此觀之吾失在不戰矣太守
是以知今日邊臣專修守械不為攻戰計未足以制敵
也客曰然則今日樓櫓城隍果勝于異時臣曰不然祖
宗時有北復燕易意故不專于守今者專于守故城並
高隍益深勢自當然非今人工昔人拙也客曰今日朝
廷分河北為四路可以經制乎對曰甚善無事時訓師

徒撫風俗便事之宜治葦保障督官吏能否鼎峙而立其效過異時遠甚一日軍興猶須即河北安撫為大使統而一之乃可責功又鎮定不可裂付二將宜及平時并為一路使將佐部分有臂指之勢輕重相權誰曰不宜滄州東薄海南倚濱棣斜視淄青北與敵接其間棄地各數百里土鹹瀉水泉不可食夏蚊如雲不可居也至冬萑葦際天奸細商賈未嘗行故朝廷輕其成列數堡而已景德之後守臣廣陂障蓄水接海又黃河限其

南是以議者超然不以滄州為劇地自河決橫壟商胡游波紆浸貝邱盪永靜環海而北破乾寧恣肆放流以入于海凡游塞下陂水數百里皆為平地則濱棣淄青失河之險未有以恃也我未有恃則啓戎心故不可不虞也是宜權建滄州為一道以扞東陞伐敵之謀然止十年計河若用道滄可廢矣客曰塘水之險可恃乎吾聞議者或謂不然對曰塘水東西斜六百里其闊百里或五十里夏浪冬冰淺不可載舟深不可亂而濟足以

挫敵騎突怒省亭堡之防也然議或不同何哉蓋議塘
之利者不列其害謂害者不該其利是以聽之似可用
質之則無有也客曰其害奈何對曰昔之蓄水為塘其
制曰若干地淺若干尺若干地掘而浚之若干尺相錯
如繡是謂深不可度馬淺不可載舟也後人忘向時之
制惟因霖潦時漲而廣之故壞民良田無有涯極而議
者詆無涯之害因忘設險之利也客曰若何而可曰邢
鎮定皆西倚山水泉悉輸東北其地西高東下若建瓴

于雷然昔之為塘必掘而浚之所以留水也今若接舊法為塘之限濶不過百里狹不下五十里隄而限之亦足制敵人之入為中國患又得良田還與民則利害曉然判矣客曰可為無窮利乎曰百年計耳水潦自高而注者必歲淤而月蝕如今不掘而浚弗出百年為平原矣

篇之五

客曰敵人負其衆中國常為之屈將天運乎亦人謀有

未至耳臣曰儒者不可舍人而言天意者謀有未至耳
祖宗事太守不及知直以慶厯時驗之敵人乘西鄙方
擾哀衆叩境作謾言求關南十縣時議臣倉卒直以十
縣歲賦纔二十萬為對故歲益金幣二十萬與之因欲
塞求地之請敵由是得自大謂不遺鏃缺刃而成功妄
言以夸示其下由是縣官用度益急矣殊不知與敵二
十萬則其地固其有也彼且緣為辭曰吾不取賦而還
吾縣即是朝廷植今日之禍根取他年之亂實已失吾

財又亡吾地尚謂國有謀乎故曰有未至焉客曰不然
是時不許其求則戰我兵未合必為敵乘故為一切之
權以亂其謀子何昧焉對曰等為之權不如直以百萬
賂之使罷兵既不為無窮之饋又使他年絕旁緣之辭
不猶愈乎客曰敵人得朝廷之賜充足其欲然常以虛
計搖邊何耶對曰契丹君臣合謀以為取二十萬于我
為無名謂我且嘗膽以圖其國刷恥取償焉是以歲閱
馬料衆治橋路郵舍以自張大外又挾漢為重制服諸

戎太守固知虛憍而實衰也客曰如此何計而宜對曰
莫如自治所謂思患而豫防者也今朝廷英俊林立豈
謂無人但莫適任患故功不立糧可廣入也而便糴日
改法下不信則塞下之倉庾空財可豫積也而有司辭
以用乏吝而不出則塞下之帑庫空馬可孳養也議者
姦妄日推月引苟安其任終不肯盡力則塞下之牧廐
空不止三空又有五可謂騎軍多馬少三分其人馬繞
居一士既不可為步是畜無用之兵一可謂河決澶滑

橫流不制壞敗障破漕渠失國所恃以為防者又破滄
州歲貲七十萬朝廷玩之不為塞二可謂河北義勇且
三十萬著令歲一大習盡一月止用古一時講武之義
而州縣避事或歲未稔民且困即罷之又惜數萬石之
康歲為此言雖有教閱者不為部伍行陣如小兒戲即
止又流亡物故皆不補十耗三四自謂便民民之使國
之不便也三可謂緣邊守將輕授而重任之重任而輕
易之衆皆知不肖而朝廷謂之能見效無狀而歷任累

其年一日警急是輩巽懦奔走敗軍損國者也若遇公
忠材猷蘄然風采士不肯袞袞雷同欲卓爾自立時或
有之但一失意于銜命小臣則飛奏朋毀使內不能自
明上有以為惑一紙詔移他路矣是以不材者在而材
者去四可謂近年議邊臣公用錢尤急計較出入剖析毫末
探候間諜無資募召比蕭德吳湛等告西人之和足及藁街
尚未得其奉使意此乃所責小所失大五可謂故曰三
空宜早實五謂宜速除居安慮危之至計也然朝廷每

得敵人一好言便釋然高枕至邊成奏請罕復報下得一妄語焦心不終日督切邊臣宣勅紛然此似未盡其情夫用兵以狙詐為本凡不足示人以有餘強示人以弱兵家常策也景德時敵人窮兵深入豕突澶淵先時令王繼忠累表乞和兵益急表益來會伏弩射殺其將敵大懼因遂講好先帝不窮其奸而與之盟此已驗之效也故得敵好言可聽而不可怠得敵惡言可防而不足懼不懼謂何自治有素矣

篇之六

客曰敵常藉諸戎兵席卷入邊故河朔之勢不支子何以禦之苟如子之策可決勝乎對曰大衆不足恃也其取勝者在中軍而已中軍不振諸渠長且土崩雖衆何賴為夫鎮定在河朔兵第一今使悉衆從彼中軍與相進退令瀛魏軍當渠長縱奇兵擊鈔騎河南列屯營謹守澶淵餘州皆清野以待不逾月敵必飢飢必求戰我畜銳不發以羸畜弱卒嘗之待其爭而囂則整師伐之

無不敗衆塗地矣然中國不用兵五十年軍有所未習
先屈而後勝未可知用之數年習知委曲則士心侈而
樂關矣士見所得財珍馬羊皆自取也所上首級厚賞
也死事者卹其後奔怯者無衆寡必戮罰信而賞明則
士氣銳將謀果人心定不止禦自來之敵可比國燕薊
矣夫燕薊契丹恃以為強也故太宗已平河東而先取
幽州聖謀深矣故不復慮北契丹不可臣客曰子言太
高恐不為時所信且陛下為四海屈已斥銀幣五十萬

為年賜使者賀正月慶旦日廷勞答貺又十餘萬西夏
六十餘萬大抵直百萬歲棄之二陲安天下元元德至
厚也子欲輕動干戈為國生事非策之宜對曰唯唯太
守所云非謂欲朝廷舉兵討也直因其來而豫為計耳
敵之南牧必先犯鎮定邢趙瀛魏以地平易戰民富有
易擾而多獲也所在發掘鈔畧終無顧巢窟意夫敵留
吾境大衆不輕動吾可用奇矣若令輕騎挾半月糧出
河東以殘雲應出雄州以襲幽燕治戰船數千載半歲

食出青萊浮海以動營州縱諜者告敵能安然不畏乎
北敵既還吾輕騎戰舫歸矣故彼歸我出我出彼歸不
數年敵山川險要無不究則彼自保不暇矣朝廷又出
寶貨募使者走間道賂新羅達靺黑水等以諜士隨說
之許以重爵割地與之平使叛契丹彼不從必露言于
敵敵且內相疑若聽吾命敵固失援矣此皆伐謀紆難
可先計而後用者也客曰或言契丹歲得銀幣五十萬
庫積充滿安肯自為送死彼之來不過畧河北數十州

固無五十萬之獲敵雖愚肯舍安受之賄與朝廷決不可必之勝也子試策之此言是乎非耶答曰今者敵君臣皆不肖殆有是矣彼其臣為主謀曰宋所輸珍寶君皆自得之今若縱兵抄畧所得財皆散于下有功者君又將傾府庫以償然則連盟而戰下得所欲上喪所畜君且有勝負之虞將何事焉太守策之此北敵所以遷延自安未肯作反計昭昭矣

篇之七

客詰曰子策契丹不反然子之在中山所統九州軍修樓櫓濬壕隍畜糧增馬勒部伍無日不討于兵何不自安對曰客言非也兵家有云無恃敵不攻恃吾所不可攻也彼雖未叛吾備何得弛乎常治所以待亂也不虞是其可虞也前所謂敵主孱其子長也而弟又凶德一日敵主疾病死弟與子必爭其位爭而勢分有弱有強強者與我為敵則弱者求我為助許之強者怒不許弱者必致讎于我彼習知邊鄙怯懦漢地富有故攻所易

攻以自長雄不可不為之備又其弟得國必恣狂勃先
剽劫于邊左右素不懃者將妄誅夷雖不保終要能為
疆場患朝廷尤須以兵鎮撫所謂待亂也慶歷時敵主
將叛乞師于諸戎皆以兵從之約曰所獲人畜財貨皆
自取衆戎喜日夜馳且南向會與敵和各罷歸衆戎皆
恚曰欺我使來因大掠幽薊間數十縣去契丹不能禁
也今敵主再遣王綱約諸國借師皆曰又欲如前欺我
乎不肯出兵故去年八月遣使叩塞告于西夏絕言甘

而禮厚正以反謀未成為詭計欺朝廷耳異時能得諸
戎兵即又尋隙責言肆其沓貪此謂可虞也故太守欲
朝廷自治以待彼亂常備不虞奚待可虞也又況歲出
貲百萬賜二國此寧無窮垂子孫計耶水旱疾疫古今
代有假如萬分一中國遭三年之水旱數千里疾疫南
方治課不登而上取無涯之財填沙幕之北是自困天
下者也天下窮則厚取于民厚取于民則怨怨而不亂
者未之有也彼將乘我之困民之怨責吾所輸恚氣直

詞歸曲于我此不謂倒太阿假敵以柄乎太守聞異時
縣官歲與銀皆還入漢邊相貿易官得什六歲益三四
則畧足自慶歷後敵禁止銀不得復入邊州且十年此
欲困中國非一日計也自和盟以來歲與三十萬者四
十年五十萬者十年契丹所得銀幣凡千七百萬矣有
如他日敵復壓境又欲如慶歷時歲增入之物與之盟
乎故莫若先自治待其來勒兵因以威武示之如前所
陳者我威一立與之盟則固與之惠則悅而易臣有所

賜予不過二三十萬則天下之財不至乏垂之後世而
易遵焉

景文集卷四十四